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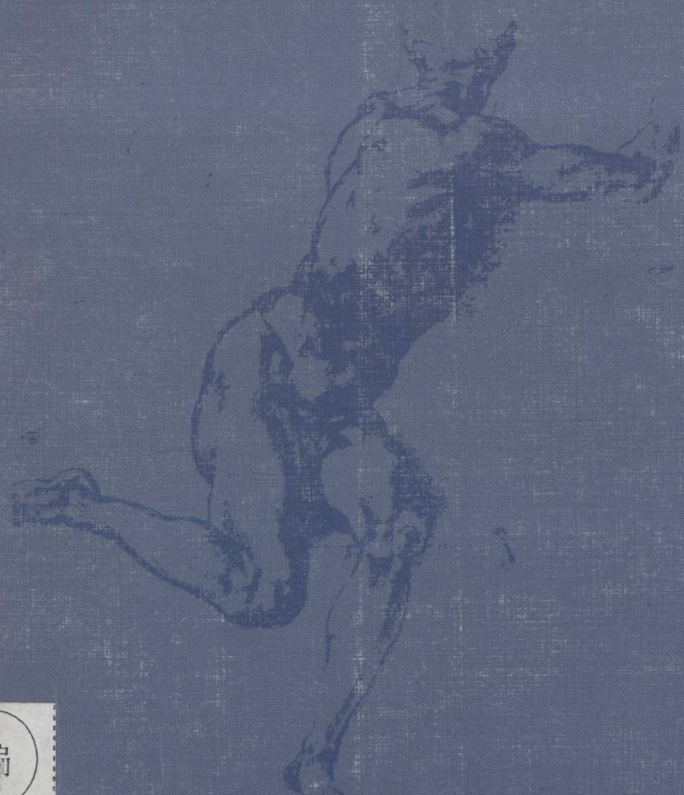
# 超越苦难

Chaoyue kunan

60位世界著名作家的命运

广西人民出版社

·上·



1319454

# 超越苦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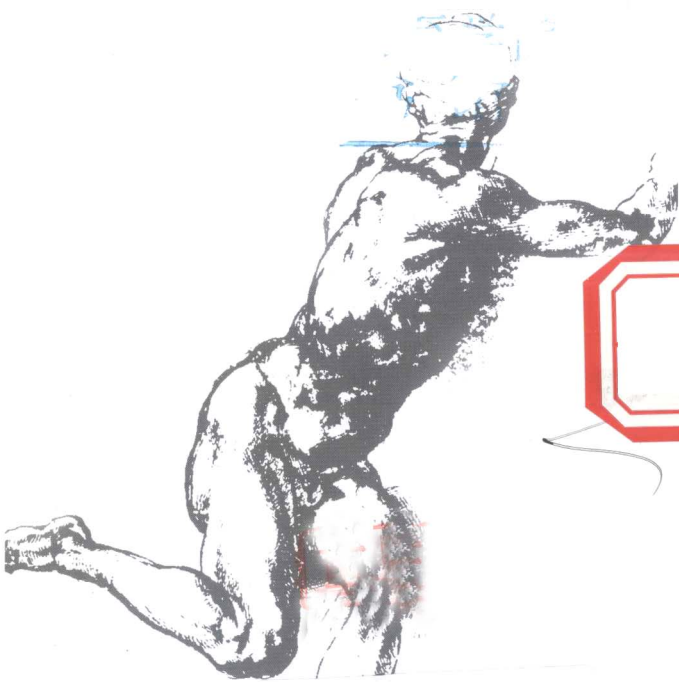
Chaoyue kunan

60位世界著名作家的命运

编：陈鹤鸣 余俊卿

西人民出版社

· 上 ·



# 序

王忠祥

80年代后期，陈鹤鸣同志常来我家研讨中外文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议论最多的是他关于中外文学作家的成就与痛苦命运的关系的探索：伟大作家的成功之作充满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常常通过建基于他们的痛苦命运的忧患意识表现出来。对此，我十分赞赏，当即表示：“很有意思，我向你约一篇稿吧！”1989年《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了陈鹤鸣的论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中西文学批判意识初论》，该文比较系统而深入地阐释了作者的观点，体现了一个颇有才华的中年学者的学术胆识与犀利文风。到90年代初，鹤鸣同志经过周密思考，提出了组织编撰“作家命运丛书”（后命名为“超越苦难：世界60位著名作家的命运”）的计划，不久他又与各部分负责人构建了“中国作家的命运”、“俄苏作家的命运”、“美国作家的命运”、“西欧作家的命运”、“拉美作家的命运”、“亚非作家的命运”的基本框架。现在，此书即将付梓，鹤鸣与叶斌（广西人民出版社）同志嘱我写篇序，我有幸较早地翻阅了全部书稿，感到获益匪浅，故欣然命笔。

这部评析“世界60位著名作家的命运”的著作，颇具特色。它关注的不是作家一人一时一事的痛苦，而是大写的作家的“命运的痛苦”，这种“痛苦”又与文学审美原则关系密切，从而强调“选择文学即选择痛苦”、“审美即审苦”的新视点与新原则，并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基础上系统、全面、深入地展开论证。此书的拓新实践，完全符合世界文学创作发展的史实，以及人类思想与行为辩证发展的逻辑。

文学创作是“人”的思想意识的载体，“人”始终是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纵观全部世界文学发展史，不难看出：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当代，

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孜孜不倦地关注自己的命运，求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思维之间的复杂关系，窥探和思索人的自身的奥秘。人类自己创造了人类社会，因而人类必然是社会的主体。作为这个“大舞台”的主角，人类不可避免地要把自然和自身当作认识与改造的对象。同时，人人内心深处又有一个深层世界，甚至常常依据模糊的自我意识标准来观察、判断。评析和处理现实问题，包括外在人际关系与内在思维活动。由于认识的深浅真伪与改造的成败虚实颇不一致，从而产生矛盾、冲突、迷惘、烦恼和痛苦。人类一代又一代执著地、艰难地、痛苦地思虑和探索大小世界。无论东方抑或西方，杰出的作家大都善于通过自己的痛苦命运，感受人类的痛苦命运，把自己的痛苦命运和人类的痛苦命运融合起来。如此融合，在一系列的杰作中得到充分的艺术表现。如此融合，当然这是作家创作成功的原动力。鹤鸣同志主编的这部著作选评的60位作家的创作实绩，就建立在如此融合的基础上。这些伟大的诗人、剧作家、小说家的痛苦的命运的内涵是多层次多方面的，然而他们在痛苦命运的激励之下，通过求存、抗争、批旧、创新，从而献出的文学硕果，其强大的思想启示与艺术感染，都有惊人的相似！中外古今作家、文评家关于愤怒、忧患、痛苦交织着使命感催生文学创作的说法，颇有共识。他们的创作与著述的实践，证实了他们的共识。鹤鸣同志的“总论”对此作了深透的评析，这里不予赘述。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足音跫跫。在现实与未来的交合点上，这部著作面世，适时而而有特色，切合催人变革与进取、文化迅猛增殖与转型的时代需要，适于雅俗共赏，其社会实际意义与学术价值是显著的。编撰者通过新的审美视角，采撷精英，苦草为难灿的“星座”；运用现代的文艺理论和活泼洗炼的语言文字，评介高雅文学，加深读者对文学巨星的理解，引发读者欣赏文学精品的情趣，其良好的效应也是可以预测的。祈望广大读者喜爱这部著作，并用自己的眼光评审与鉴别其得失。

于武昌桂子山华中师大文学院

# 目 录

序 王忠祥	/1
总论 痛苦命运:伟大作家成就的基石 陈鹤鸣	/1
(上册)	
第一部分 中国作家的命运	/13
1. 掉进历史黑洞的中国悲剧之父 ——屈原	/21
2. 用全部生命为历史谱写悲歌的峻嶒史家 ——司马迁	/39
3. 穷年忧黎元的伟大诗圣 ——杜甫	/55
4. 追寻理想人性的伟大戏剧家 ——汤显祖	/69
5. 志异抒孤愤的落拓文豪 ——蒲松龄	/81
6. <u>为封建时代谱写挽歌的文学巨匠</u> ——曹雪芹	/97
7. 敏锐而深刻的文化巨人 ——鲁迅	/113
8. 在政治和艺术之间纵横捭阖的英才 ——郭沫若	/127
9. 一代现实主义文学大师 ——茅盾	/143
10. 蘸着血和泪写作的中国的良心 ——巴金	/157
第二部分 俄苏作家的命运	/169
1. 黑暗中升起的俄罗斯太阳 ——普希金	/177
2. 一代讽刺艺术大师 ——果戈理	/199

3. 在苦难中诞生的“病态的天才” /213  
——陀思妥耶夫斯基
4. 俄罗斯最清醒的“疯人” /227  
——托尔斯泰
5. 迎着生活风雨奋飞的海鸥 /247  
——契诃夫
6. 暴风雨中的海燕 /265  
——高尔基
7. “阵亡”的诗坛巨星 /279  
——马雅可夫斯基
8. 在大自然怀抱中歌唱的诗人 /295  
——叶赛宁
9. 以忧郁的目光注视世界的作家 /311  
——艾特玛托夫
10. 从静静的顿河走向世界的文学巨匠 /323  
——肖洛霍夫
- 第三部分 美国作家的命运 /341
1. 风骨魁奇的怪杰 /349  
——爱伦·坡
2. 变调的行吟者 /363  
——惠特曼
3. 资产阶级文明的鞭挞者 /375  
——马克·吐温
4. 放谢着无穷光彩的太白金星 /387  
——德莱塞
5. 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的伟大剧作家 /401  
——奥尼尔
6. 从“邮票般大小的故土”走向世界的“乡下人” /413  
——福克纳
7. 正视人生的抗争者 /429  
——海明威
8. 没有欢乐的欢笑者 /441  
——海勒
9. 对厄运的回答永远是“战胜”的作家 /457  
——马尔兹

10. 为黑人辩护的首席律师 /469  
——鲍德温

(下册)

- 第四部分 西欧作家的命运 /1
1. 流亡的鸿儒诗人 /11  
——但丁
  2. 献身艺术的喜剧天才 /25  
——莫里哀
  3. 游戏风尘的叛逆诗人 /37  
——拜伦
  4. 多情的风流才女 /51  
——乔治·桑
  5. 文坛上的拿破仑 /65  
——巴尔扎克
  6. 从社会底层升起的巨星 /79  
——狄更斯
  7. “艰难之山”的攀登者 /91  
——勃朗特姐妹
  8. 痛苦造就的文学巨匠 /105  
——普鲁斯特
  9. 执拗的西绪弗斯 /119  
——卡夫卡
  10. 探索内心奥秘的小说家 /133  
——劳伦斯
- 第五部分 拉美作家的命运 /147
1. 整个拉丁美洲理想的象征 /153  
——米斯特拉尔
  2. 历经劫难而更显光辉的灵魂 /169  
——聂鲁达
  3. 危地马拉的儿子 /183  
——阿斯图里亚斯
  4. 芳香浓郁的番石榴 /197  
——马尔克斯

5. 拉美文学的光荣和世界文坛的神奇 ——巴尔加斯·略萨	/211
6. 开拓“神奇现实主义”的流亡作家 ——卡彭铁尔	/221
7. 钟爱文学之梦的大师 ——博尔赫斯	/235
8. 在痛苦奏鸣曲中走向天堂的巨星 ——鲁尔福	/247
9. 以艺术梦幻整合历史与现实的巨匠 ——富恩特斯	/261
10. 穿裙子的加西亚·马尔克斯 ——伊莎贝尔	/275
第六部分 亚非作家的命运	/289
1. 成就了世界第一部长篇巨著的薄命才女 ——紫式部	/297
2. 迎战命运法则的东方圣人 ——泰戈尔	/309
3. 苦难民族解放的圣斗士 ——普列姆昌德	/321
4. 宣泄人民愤怒之情的革命家 ——小林多喜二	/331
5. 将痛苦锻造成艺术美的巨匠 ——川端康成	/343
6. 胸怀阳光战胜黑暗的人 ——塔哈·侯赛因	/353
7. 昂首的生存意志的歌手 ——宫本百合子	/363
8. 永远有泪水也有笑靥的“先知” ——纪伯伦	/375
9. 在一代人中只能出现一个的作家 ——杜尔	/387
10. 黑皮肤的“普罗米修斯” ——索因卡	/401
后记	/413



## 痛苦命运：伟大作家成就的基石

陈鹤鸣

任何创造都是痛苦的，科学的入口处如同地狱的入口处。文学创作尤其如此，文学丰碑的基石是伟大作家的痛苦命运。

### (1)

“俄罗斯文学之父”普希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诗作是《致诗友》，这就是被后人所称誉的普希金的文学创作宣言。在诗作中，普希金宣告自己选择了当作家的生活道路：“我的命运已经注定，告诉你，我选择了七弦琴。”他深知当作家要勇敢地逾越许多悬崖陡壁、迭障险峰，也深知作家生活是贫寒而艰难的，“赤身而来，又赤身走进坟墓”，“命运既不给他们大理石的宫殿，也不给他们把金条装满铁箱：地下的陋室，高楼顶上的堆房——这就是他们辉煌的宫殿和居室”，“他们的生活是一串痛苦”。他悲叹那些逢场作戏、取悦于那些达官贵人的作家“有多少书刚一出生就死掉”，“没有人看那些胡话”；讽刺那些口是心非的伪善作家像“年老的牧师”，“在教堂里传道”；批评那些轻浮的诗人“挥笔乱涂，浪费纸张”；否定贵族作家将诗歌当成上流社会的娱乐和消遣的文字游戏。普希金确定了自己创作的严肃态度，提出作家的神圣职责是“既有健全的理性，又给我们以教导”。他认为，诗并非外形的东西，“即使会押韵，并非就是诗人”；好的诗不“那么容易写成”，创作是高级的精神活动，要经历感情的激动，经历“思虑与痛苦”。

普希金的创作宣言揭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和伟大作家命运的奥秘。正如法国艺术史家恩斯特·格罗塞所言，差不多每一部真正

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不是要投合而是要反抗流行的好尚”(格罗塞《艺术的起源》);也如俄国伟大作家托尔斯泰所言,作家“命中注定永远是要感到痛苦和作出自我牺牲的”(米·赫拉谱钦科《艺术家托尔斯泰》)。鸟瞰一下世界文学史,就会发现,从但丁及其《神曲》到卡夫卡及其《变形记》,从托尔斯泰及其《复活》到高尔基及其《母亲》,从马克·吐温及其《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到德莱赛及其《美国的悲剧》,从紫式部及其《源氏物语》到普列姆昌德及其《戈丹》,从屈原及其《离骚》到鲁迅及其《阿Q正传》,这些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及其杰作莫不如此。

## (2)

文学作为一门艺术其本质特性是审美,而文学中的美,从根本上说来并非现实中的幸福美满,相反它总是从人生的酸楚和遗憾中呈现出来,简言之,文学的审美其实是审苦。

文学的审美即审苦这种特殊的审美意识是人的存在的必然反映。人的存在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喜怒哀乐,人之常情”。痛苦是人的生命的伴随物,是与生俱来的。“喜”、“乐”即欢乐,“怒”、“哀”即痛苦,而正如歌德所言,“痛苦是欢乐的源泉”。所以,痛苦是人的物质存在,更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最基本的形态。《圣经》中亚当、夏娃吃了禁果被逐出了伊甸园,从此便开始了痛苦忧患的生活。原罪说,看似荒唐,实际上以象征的手法道出了人类生存的本质。人“出生,就是被掷出伊甸园”。在伊甸园里,亚当、夏娃过着恬静的生活,如同动物一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处于无意识的存在状态,没有生存的痛苦,确切地说,他们此时还不是人;自从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实,即能知善恶,从而脱离了无意识存在的状态,这样,被逐出伊甸园后就开始经受并意识到生存奋斗而产生的痛苦,这是人类第一次自由选择带来的不幸,然而,只有从此时起他们才可

以真正称之为入。人在结束了无意识状态以后，不仅开始经受并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求生存的世俗生活痛苦，而且开始经受并意识到在现实世界中求发展的精神痛苦。尼采说，人有一种追求形而上的本性，并在这种追求中得到“形而上的慰藉”。卡西尔也说，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质上是“理想与现实”、“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人的生活世界的根本特征就在于，他总是向着‘可能性’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只能被动地接受直接给予的‘事实’，从而永远不能超越‘现实性’的规定”（卡西尔《人论》）呼。人的忧患的痛苦（精神痛苦）正是源于这种“理想”、“可能性”同“事实”、“现实性”的矛盾，是理想同现实对立冲突的否定意识的情感表现形式。忧患的痛苦不等于导致人们束手待毙的消极情绪，相反它往往能激发人们的奋发图强的精神，迫使人类反思自身的行为，进行有利于人类发展的再选择。中国人的祖先早已悟出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深刻哲理。佛罗姆说的好：人“失掉乐园与自然的和谐之后，他成了永不停歇的流浪者”（如奥德修斯、俄底浦斯、亚伯拉罕、浮士德）；他们被迫向前进，并且不断地努力在知识空白处充填答案，便使未知变成已知，“人所完成的每一个进程都使他不满足和惶惑，但正是这种惶惑促使他追求新的答案”（《存在主义与文学》，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诚如歌德所言：“人们会遭受许许多多的病痛，可是最大的病痛乃来自义务与意愿之间，义务与履行之间，愿望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内心的冲突。”（智量编《外国名家论名家》）所以，对于人来说，由这种“愿望与现实之间的某种内心的冲突”而产生的痛苦即精神痛苦，是最本质的痛苦，它有着更深的内涵，更广的意义。精神痛苦是人生的永恒现象，愿望与义务、愿望与能力、愿望与可能、愿望与现实相冲突而产生的痛苦在每个人内心中都不同形态地存在着，这样，这种痛苦的总和便构成了民族的、人类的、时代的痛苦。个人的生命、民族的生命、人类的生命、时代的生命永远伴随着砥砺生命的痛苦；个人的成功、民族的兴旺、人类的发展、时代的进

步则正是勇敢地正视痛苦，迎接痛苦的累累硕果。

既然痛苦是人的物质存在，更是人的精神存在的最基本形态，在人的情感世界居于主导地位，那么作为人学，特别是人的情感学，“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的文学，(勃兰克斯《世纪文学主流》第二分册)就必然要描写和表现人的痛苦，其审美性就必然是审苦。所以，文学作品愈是能深刻地描写和表现痛苦，就愈能深刻地揭示人生真谛，愈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只有具有这种审美即审苦特性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揭示人生的真谛，“既有健全的理性，又能给我们以教导”；而这样的文学作品在思想的深刻性上都达到了自己时代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高峰，“都不是要投合而要反抗流行的好尚”。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音要妙；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雪莱也说过类似的话：“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爱伦·坡亦如是说：“一切真正的美”都必须染上“忧伤的色彩”。文学的审美特性就是审苦，这在悲剧性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悲剧通过苦难和毁灭突出了真、善、美的价值，在审美中形成了痛感，这种痛感在人的情感意识中反馈的结果是对造成苦难的毁灭的丑恶势力的强烈否定。”(曾庆元《悲剧论》)可以说，正是从文学的这种审美特性而言，“悲剧向来被认为是最高的文学形式，取得杰出成就的悲剧家也是人间最伟大的天才”。(朱光潜《悲剧心理学》)世界文学史上的伟大作家几乎无不以自己具有深邃的悲剧意识的杰作而跻身于“人间最伟大的天才”之列。

### (3)

文学的审美特性蕴含在诉说“穷苦之言”和“最忧伤的思想”的作品之中；然而只有经历和体验了“穷苦”和“最忧伤”的生活的人，

才能倾吐出“穷苦之言”和“最忧伤的思想”。文学是人痛苦的产物，人宣泄、升华和迁移痛苦往往凭借文学。这个道理，中国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体会得十分深刻，也说得十分透彻。他在《报任少卿书》中，把自己因为替李陵说了几句好话，被汉武帝处以官刑之后的心境、志向说得情理交织，婉转曲折，至今读来仍能催人泪下。在他生活的年代，像宫廷太监一样地受了官刑乃是人生的奇耻大辱；他也曾产生轻生的念头，但最后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是因为“恨私心有所不尽”——心中想要做的事尚未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事业，就是写完《史记》。他向任少卿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将他和前人著书立说的原因和动机高度概括为因“郁结”（实则因经历和体验了“穷苦”和“最忧伤”的生活而产生的精神痛苦）而“发愤”，这个概括对伟大作家的命运及其创作成就的关系来说，是颇具规律性的。西方也有诗歌是作家痛苦的产物和“愤怒出诗人”的说法。雪莱在其著名的《为诗辩护》中说：“诗人是一只夜莺，栖息在黑暗中，用美妙的歌喉来慰藉自己的寂寞。”尼采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福楼拜也认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造成的，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格罗塞从研究最早的诗歌开始得出结论：“诗歌是郁积着感情的慰藉物，不论用最低浅的形式或者用最高的形式，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对于歌者的一种发泄和慰藉。”（格罗塞《艺术的起源》）

#### (4)

文学需要痛苦。痛苦驱使人选择文学；而选择了文学的人也就

选择了痛苦。作家的命运注定是痛苦的。古今中外的伟大作家莫不尝尽世间人生的痛苦而成就了辉煌的事业。亲身经历和深切体验世俗生活的特别是精神的痛苦,这是他们的共同命运。

许多伟大作家身处社会下层,亲身经历和深切体验的痛苦,既有世俗生活的,也有精神的。他们从个人的痛苦升华到对民族、对人类普遍痛苦的关注,从而在人格精神方面,为其创作的伟大性铸就了基座。身处唐帝国由盛而衰的年代的杜甫,不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无从实现,而且个人生活也异常艰辛,他漂泊四方,忍饥受冻,潦倒终生。双重痛苦的体验,熔铸了杜甫高尚的品格,使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其诗作在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表达人民的思想感情方面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他被后人称为“诗圣”。曹雪芹青年时代就遭受了家庭被抄的沉重打击,由“风月繁华”的贵族公子生活猛然坠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困境中。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精神压力,激起了他做兀抗俗的勇气,在“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艰苦环境中他奋起如椽大笔,将自己对生活的反思,感悟和爱憎好恶进行高度的艺术概括,将一己之痛苦升华为民族和时代的痛苦,从而写成了“字字看来皆是血”,“传神文笔足千秋”的《红楼梦》。紫式部将自己幼年丧母,家道中落,青年守寡的孤独痛苦和宫廷女官的深切感受升华为对人间妇女不幸命运的同情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创作了世界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像杜甫、曹雪芹、紫式部这样的作家,占了伟大作家中的大多数,他们对民族、对人类、对时代的痛苦予以无限的关注与同情,都首先是源于自身的世俗生活和精神世界的痛苦体验。

一些出身于当权阶级的伟大作家,如按世俗哲学处世,本可无忧无虑,青云直上。但是由于社会现实的教育、新思想的影响,出于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也能理性地站在民族和人类的角度来观察和认识社会,以人民、民族、人类、时代的痛苦为痛苦,在其精神世界经受和体验着理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而产生的无尽痛楚。这类伟

大作家往往由于经历了对自身的严格剖析或不断忏悔的痛苦历程，而使自己的人格显得难能可贵的高尚。托尔斯泰便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原本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大贵族，然而由于西欧启蒙思想的影响，他有感于当时俄国农奴与农奴制的尖锐对立，出于追求人生真理，探索社会出路的志向，而逐渐地走上了背离自己阶级的道路。于是，他被一种自我忏悔的痛苦之火燃烧着心灵，甚至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这种痛苦伴随了他一生，直至 82 高龄他还毅然离开自己的贵族地位、庄园和家庭，希望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天地开始自食其力的生活，不久因为急病而客死在一个无名的小车站。托尔斯泰内心的极度痛苦，正是时代的理想与现实尖锐冲突的典型表现，在经历了脱胎换骨的痛苦体验之后，他完成了从贵族阶级向宗法制农民立场的根本转变，形成了他那个时代伟大的人格；也正因如此，他也就升华了自己的艺术，他那借以解除痛苦的文字也就具有十分深刻的社会内容，他也就成了列宁所称誉的俄国社会“激烈的抗议者，愤怒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与其人生探讨高度一致，他的作品是其灵魂不断痛苦地燃烧、升华的忠实记录，全部创作始终活跃着那铭刻作家不断自责忏悔，执著探求人生真理的印记的可贵形象。作为人生和艺术探索结晶的《复活》更是渗透了托尔斯泰自责的痛苦之汁，“忏悔的贵族”典型聂赫留朵夫内心的深刻裂变正是作家本人内心裂变的艺术写照；《复活》也因此才有可能成为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了毁灭性揭露和批判的辉煌杰作。托尔斯泰开创的被车尔尼雪夫斯基誉为“心灵辩证法”的现实主义心理描写的艺术手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作家对自己内心世界无尽烦恼与思虑的深切体验才得以形成。但丁的不幸命运，首先也是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作为佛罗伦萨城邦的新贵，他如果仰承教皇的鼻息，本可扶摇直上，然而他却由于反对教皇干预城邦政治而被放逐。从得志到流亡的痛苦经历，使他更体验到人民和民族的苦难，也更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报

负。他痛恨教会和教皇“使世界变为悲惨”，把他们引到幸福的境地而创作了划时代的民族史诗《神曲》。屈原与但丁的命运十分相似，其痛苦亦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屈原官至“左徒”之要职，但由于他修明法度和举贤授能的改革措施，联齐抗秦的外交路线，公正廉明的政治作风触犯了楚国的贵族保守势力和邪恶群小的利益，他迅即遭到他们的嫉恨和打击，同时也受到国君的猜疑与疏远，从而被推向两次放逐，报国无门的惨境。屈原因“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因“疾王听之不聪也，谗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从旧营垒内来”的鲁迅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地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正是经历了这种严格自我剖析的痛苦，鲁迅才写出了像《一件小事》这样深刻剖析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作品，并进而创作出对整个民族性格进行有力剖析的《阿Q正传》。还有一些出身于当权阶级的伟大作家，如拜伦、普希金等，他们对人民、民族、人类和时代的痛苦的密切关注与深刻表现，也主要是基于因良心和理性的召唤而产生的内心冲突和精神痛苦。有些伟大作家对世俗生活的，特别是精神生活的痛苦的深切体验，同他们对自身生命存在的痛苦的敏锐感受有关。“他们因颖悟聪慧而生性敏锐，或者因体质羸弱而感觉精微；也可能是精神病变使思维异常”（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因而在内心感到生命存在的痛苦，同时从自身生命存在的痛苦的切身体验中又感悟到民族、人类当前甚至即将来临的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青少年时代饱尝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后来又因反对沙皇政府而遭受长达10年的苦役生活的折磨；从他18岁开始，癫痫病痛苦几乎伴随了他一生。除了生活遭遇的不幸以外，越来越严重的癫痫病使他在心灵深处存在的痛苦有着敏锐而深切的感受，并由此而深刻感悟到人类自身和社会的罪恶与痛苦。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灵魂深处体现着人民对苦难的追忆，而且把这可怕的追忆反映出来。卡夫卡更是如此。他虽然只活了41岁，涉



世不深，生活范围也很有限，但对生活的观察却异常敏锐，对现实的剖析十分深刻，其作品揭示了现代人“一切障碍都在摧毁我”的精神痛苦。这当然与他生活中的不幸有关，他一生总是处在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他未得到父母的温暖；他向往婚姻生活却又怕影响写作，从而不得不三次解除婚约；他恨职员工作妨碍写作，却又终生不能摆脱它；他刻意追求艺术完美而毁去作品，视写作为生命却很少有欢乐的报偿；他长期奋力与当时属致命病的肺结核病魔作斗争，但终究未能挣脱病魔的纠缠。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从自身的不幸遭遇体验到生命存在的痛苦，并上升到宗教的程度，从“原罪”说的角度来信奉痛苦，由生命意识的驱使来感悟和表现人类的痛苦。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这样伟大的作家，由于对生命存在的痛苦具有极其敏锐、深刻、独特的体验，而成为了民族和人类痛苦的先知者并对它作出积极反应的先行者。

伟大作家经历和体验的精神痛苦，有的是由于“生命追求与生命局限的矛盾所产生的痛苦”，这种精神痛苦可称为“生命的积极痛苦”。（宋耀良《艺术家生命向力》）对这种痛苦的深刻体验，使作家获得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有了这种痛苦体验的积累，作家才能塑造出不断进取的伟大人格。歌德一生不懈地追求真理，有了这种痛苦体验的积累，经历了抗争奋求——妥协满足——再抗争再奋求的漫长的曲折的生活道路，对人生有着深刻的洞察，对生命追求与生命自身的局限相冲突这一痛苦有着十分深切而独特的体验。因而他能在他称之为“自己毕生的主要事业”的《浮士德》中塑造出浮士德这位作为人类自强不息精神之象征的伟大形象。浮士德的人生经历了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包括知识追求、爱情追求、政治追求、艺术追求、事业追求五个阶段。浮士德的追求不是为了单纯表现生命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循环过程，而是要发挥生命的最大能量来“不断向崇高的存在奋起直追”，不断寻找和发现生活的真理。浮士德人生的每一次升华都经历了自身的“向善性”（生命